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盛世繁花

迟到的爱

杜明明 ◎ 著

○ ○ 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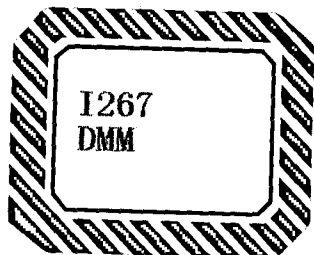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
科学家们对传统的死亡标准提出了质疑。
于是，一个姑娘面临痛苦的抉择……
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迟到的爱

杜明明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迟到的爱/杜明明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
ISBN 7-5075-1903-1

I. 迟... II. 杜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78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38 印张 87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目 录

自 序	(1)
迟到的爱	(3)
女孩最后的心愿	(45)
迷失的青鸟	(84)
灵肉之间.....	(117)
左脸上的小疤.....	(156)
我们探海去.....	(174)



自序



自序

不当医生已经很久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近些日子以来，那旧时病人、家属和医院的场景却频频出现在眼前，驻足定格，挥之不去，似乎等待着，等待着我，去履行我的诺言。

那是一个脑死亡病人，一堆歪歪扭扭的骨头，一张窄小近乎狰狞的脸，床头柜上的照片，你看得出当年的他多么魁梧，多么英俊……

他女儿，一个外科医生流着泪对我说，

“是我，让他躺在这里嘲笑他的理想，二十年了，我真是好后悔呦。”她父亲是力主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著名外科专家。

那是一个得了绝症被隔离的女孩，房间挂满了她的画——妈妈，惟有一个心愿支撑着她最后的呼吸，那就是找到母亲，对她说一声对不起，她爱她……

她们的痛苦，经常使我不能自己，泪水悄悄顺着鼻梁躲在口罩下流进嘴里。

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，等我有时间了，我一定要



迟

到
的

①爱

把她们写下来。

今天，是我还债的日子。

希望萦绕我的灵魂能够安息了。

我没有忘记你们。

只要我活着，你们就永远与我同在。



迟到的爱
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科学家们对传统的死亡标准提出了质疑。于是，一个姑娘面临痛苦的抉择……

上 篇

呜，汽笛鸣叫着。船头费力犁开江水，艰难地抖动身躯逆水而上。风，一阵猛似一阵。江雾好浓呀，一团紧接着一团涌来，仿佛要把江面的一切吞噬。

罗媛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二号舱房。

13号铺位的那姑娘仍然躺着，侧身向里。棕色的长发披在雪白的脖颈上。月白色风衣裹着两条修长的腿。江风偷偷撩起她前胸的长纱巾，浅紫色的，上面闪烁着晶莹的星星。

整整二十多个小时，她一直这么躺着，一动不动。

莫非，她……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张绷到极点的弓，罗媛一下忘掉了自己的不幸，又匆匆跑向餐厅，



迟

到的

②爱

十来分钟后，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丝面，汤上漂着令人馋涎欲滴的小蘑菇。

“姑娘，吃点吧！”罗媛轻轻推她。

也许是罗媛不厌其烦地给她端来三次饭，姑娘终究有点过意不去了。“我不饿，谢谢您。”

“有什么能对我说说吗？也许阿姨能帮助你。”

罗媛坐在姑娘床边，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。

哗哗，江水拍打着船身。

“不幸，人人都有，我丈夫……”

罗媛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十几年了，她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场惨不忍睹的车祸，“本来他决定不去的，是我，坚持要他去，我爱他，非常，我不愿意影响他的事业，我为此后悔了一生……她的声音哽咽了。

这时，姑娘转过了身。

一双多么奇特的眼睛呀！深棕色的瞳仁湖水一样，湖周细细一圈玫瑰色，瞳孔中流出梦般清冷的光，恍若月光下周围盛开着玫瑰的湖。这湖镶在那奶白色年轻的脸上，显得不那么协调。

“什么是爱？难道一个人愿上断头台，作为爱他的人就应当让他去吗？”蓝色的湖盯着罗媛，湖面掠过一丝揶揄。

迟到的爱



一瞬间，罗媛愣了。

“请不要用这种目光看我。很奇怪，几天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这句话，究竟，什么才是爱……”

姑娘抬头望着她，把头上的纱巾扯下来，用手绞着，继而又在手指上缠了一圈又一圈……

良久，姑娘说道……

(一)

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虽然我从未见过妈妈，爸爸却给了我那么多爱。我在爸爸怀里、背上渡过了整个孩提时代。在爸爸因为提倡安乐死被下放到山区那最艰难的十年，爸爸为我做的衣服，梳的五股小辫也足以叫我的小伙伴们羡慕。

我像小鸟一样快活。在医学院，我是全系的尖子。毕业后，我又成为手术台上的佼佼者。也不是我有什么天分，要知道，在乡下那漫长的夜晚，爸爸经常在草房顶上挂盏汽灯，和我比赛绣一朵黑牡丹，绣花针上穿的是我的一根根长发……

我近于崇拜地爱着爸爸。我以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，以他的观念去衡量是非，有人说，我是爸爸的影子。我听了，只觉得骄傲。



迟

到的

爱

一直到半年前。发生那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那天上午，我作为第一助手，协助爸爸切除一个妇女的大脑胶质瘤。整整六个小时，爸爸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孔巾下暴露出来的大脑沟回。一丁点一丁点，爸爸清除着豆渣般的肿瘤组织，多挖一点病人就会出现瘫痪、语言障碍；少挖一点，肿瘤细胞又可能清除不净，出现转移。

汗水在爸爸脸上流淌，像化雪似地往下滴，那不正常的汗水直蜇得我心疼。明天，无论如何不许爸爸出门，他感冒五天了，总这样拼命……

锯开的颅骨固定缝合后，我一边用细线缝合病人的头皮，一边想。

爸爸一屁股坐在墙边的长椅上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时，已是下午两点了。

咣当，一辆担架车撞开了手术室的门。

脑疝，紧急手术！

爸爸接过病历，边看边说。

小伙子从装满西瓜的卡车上摔下来，大脑中动脉破裂，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。

爸爸一边指挥进行心跳呼吸复苏的抢救，一边摘下被汗水紧紧黏在手上的乳胶手套，换上一副无菌手

迟到的爱



套。

“我主刀，你当助手。”

可是，爸爸走向手术台时，脚步却踉跄了一下，只有我看见了。

“爸，你别上了……我，”话到嘴边，我又吞了回去。

病人的生命千钧一发。五分钟内不能开颅减压，病人的大脑皮层会因脑缺氧导致不可逆转的坏死液化，以后，即使心跳呼吸恢复了，病人的感觉、思维、意识也无法恢复，他将陷于永恒的昏迷，医学上称之为睁眼昏迷，又叫植物人。

大家都捏着一把汗。小伙子还不到二十岁，轮廓鲜明的脸上一双大眼毫无生气地睁着，左侧瞳孔针尖一样小。要论技术，我是没问题的。不过，也许是母亲那自我怀疑的遗传基因，也许是我习惯了躲在爸爸身后，这回，我又躲开了。

滋滋滋，闪着清辉的颅钻飞快地旋转着，积血涌了出来，不一会，一块鸡蛋大小的颅骨揭开了。

无影灯下，灰白色的大脑皮质从这个窟窿向外张望着。爸爸用带灯的脑压板款款拨到柔嫩的脑组织，用镊子清除血块。我用吸引器轻轻吸出颅内瘀血。爸



迟

到
的

爱

爸迅速地找到了正在喷血的脑动脉，剪去破裂的那段之后，着手把左枕动脉和右脑右下动脉连接起来。

这条直径不到两毫米，薄如蝉翼，滑如泥鳅的血管断端竟要缝十二针！

显微镜下，爸爸接过护士递来的弯针，比发丝还细，针上的尼龙线用肉眼几乎看不见。爸爸耸肩，弓着背，样子有点怪，仿佛要把胸大肌、胸小肌、背阔肌、斜方肌，以及腹肌的力量，全都缝到这一针里。我从显微镜的另一个观测镜上紧张地注视着爸爸的手。

滴答，滴答，电子钟似乎加快了步子。

呵，这要命的第一针终于挂住了萎缩成一团的血管断头。一针，又一针。爸爸脸色铁青，左脸咀嚼肌微微抽搐着，我仿佛觉得他随时会倒下，可是爸爸还是那么平稳、精确地缝着针。从早上到现在十多小时了，爸爸只喝了一杯牛奶……我一边用又弯又长的小剪刀剪去一个个外科结上的线，一边想。

“你……”

突然，爸爸劈手夺过我的剪刀，向身后扔去，剪刀落在光洁的花砖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我拿错了剪刀。

迟到的爱



“你上。”爸爸对身后的一位医生说。

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。理智上我很明白爸爸是对的，每一秒钟，对脑外科医生来讲都非同小可。一秒钟有时就是一个质点。在这一秒钟内病人是一个活着的人，过了这一秒，病人大脑死亡了，他活着也是个死人（植物人）……

爸爸常说，人道哀莫大于心死，其实，哀莫大于脑死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变得一无所知，一无所感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

我脑海里清晰地出现这样场景，每当病人来的太晚，成了睁眼昏迷的植物人，爸爸总把眼睛眯缝着，默默地盯着远方，一声不吭，仿佛那一刻生命从他身上消逝了，仿佛成了植物人的是他而不是病人。

五年前，爸爸一回到这所医院任外科主任，他就千方百计提高床位周转率、手术室使用率和手术时间率。他自己掏钱买兔子，每周让医生们练习血管吻合术……手术台上，他更不允许有丝毫的延宕和疏忽。

我不该生他的气，是我不对。是我走神了。

天，完全黑了。

爸爸终于松开夹在血管两端小巧的血管钳，



迟

到的

红色的激流一下通过这新修的“桥”，血管“突突”地充盈漾起生命的波澜，这些熙熙攘攘的红血球也仿佛流到每个人心底，手术室的气氛顿时松弛了。人们同时出了口长气，负责递手术器械的护士竟咳嗽起来……

②爱

护理员端来热腾腾的牛奶，我没有拿，爸爸也没有拿。

换好衣服，爸爸叫和我一起回家。

我撅着嘴，“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。”

我还在生他的气，他在手术台上也太不给我留面子了。

“早点回来，好吗？”

突然，爸爸想起什么，从提包里掏出一个椭圆形金红色的盒子。

啊，那条长纱巾！是那天，我和爸爸在友谊商店的橱窗看见的，不过那价格，我吐了吐舌头！

淡紫色的波纹中闪烁着灿灿的金星，若隐若现，爸爸把它轻轻围在我的脖子上。

“星星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

呀，我自己倒忘了。若往常，我一定会踮起脚尖使劲亲爸爸一下，可今天，我扭过了头。于是，我的

迟到的爱



赌气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，终生的痛苦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路人把浑身冰冷人事不省的爸爸送到急诊室。爸爸因感冒病毒急性扩散，顺血液进入脊髓，导致呼吸肌麻痹，呼吸心跳骤停。

急救室开始了一场生死搏斗，电击除颤、开胸按摩、高压氧仓、呼吸机辅助呼吸。这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爸爸那坚强的心脏又重新搏动起来。

我走进急诊室时，医生护士们默默地让开了一条路。

绿色的荧光屏上，爸爸的心电活动画出了优美规律的波浪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突然，我仿佛被电击中一样怔住了。

——脑电图，那一尺宽的脑电图纸上的十几个导联上划出来的全是直线，就像国庆游行时那整齐的方阵一样，唰唰，乳白色的脑电图机轻快地划在布满小格的脑电图纸上，毫不理会我的绝望。在我眼里，那些小格变成了《茶馆》老板撒向空中的纸钱，圆圆的、白白的、轻轻的、薄薄的，中间有个小窟窿，在天空中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……

小伙子得救了，我爸爸却成了“睁眼昏迷”。我不只一次审判过自己，我，我是有罪的。



迟

手术台上，爸爸的汗水像河一样淌，我竟没有勇气说，我来做！

到的

下班后，爸爸想和我一道走，我竟然赌气说：你先走吧！

爱

然而，那天晚上只要我在爸爸身边，这一切绝不可能发生！这一切绝不可能发生！

我想象得出，爸爸怎样冒雨赶到京利饭店给我买生日蛋糕，又冒雨赶回家；我想象得出，他怎样气喘吁吁地扶着离家不远的那堵淡黄色的雕花围墙，艰难地往前挪；我想象得出，在他倒下的那一瞬间，他一定在呼唤我……

是的，只要我在他身边，我就一定可以不让他的
大脑断氧 10 分钟，爸爸就绝不会变成植物人!!!

一想起这些，我就无法自己，只想着永生永世和爸爸厮守，永生永世再不分离，我把行军床搬进爸爸的单人病房，搬来爸爸的书桌，换上垂地的蓝纱窗帘，布置成爸爸最喜欢的样子。

不知多少个夜晚，我跪在爸爸床前，一连几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盯着爸爸那张略带倦意的脸，盯着那高高的额头、直直的鼻梁、有棱有角的嘴，盯着那上面每一道细细的纹路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会有一个

迟到的爱



微笑，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我托人弄到好几条爸爸最喜欢的中华牌香烟，就放在爸爸枕边……

呵，好香呵，爸爸一跃而起，好呵，小星星长大了，知道疼爸爸了。

我掀开爸爸脚上的被子，把冰冷的脚伸到暖融融的被窝里。

哼，还有呢！我得意洋洋地掏出一个墨绿色缀满银花的打火机，小小的打火机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。那天，是我上高中住校前夕。

“来，再给爸爸点一次烟吧！”昨天，他又拿出那个打火机。

哼，才不呢！学医后我不曾为爸爸点过一次烟。

“就点这一回。”

爸爸几乎是央告了。

“今天您该睡觉了，明天吧！”我答。

谁知，谁知第二天，爸爸竟……

真的，人真蠢，对手边的东西总是看得那么淡，一旦失去，才发现它的珍贵，痛悔得恨不能重头来一遍。

这会儿，我就渴望燃尽我的一切，给爸爸点一支

